

# 那棵长成“V”字的树

■ 贾永

## 感念

4月的黔北，刺槐花开了。清新的香气浮动在遵义尹路96号小院，悄然飘过穿城而过的河流，仿佛还带着1935年那个早到的春天的气息。那年的立春是2月5日。而在立春前约20天——1月15日至17日，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，就在这座小院的灰白小楼里召开。窗外，冬寒尚未散去；窗内，春天提前破土。

发生在遵义的这场转折，紧随惨烈的湘江之战而来——那是长征路上最危急的关头。经此血战，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.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。战火催生成熟。年轻的中国共产党，由此完成了决定性一跃：唯有立足自己的土地想问题，才能找到一条切合中国实际的胜利之路。

这座长着槐树的小院，成了红军总司令部的临时驻地。朱德、周恩来、刘伯承就住在二楼。康克清曾回忆说，每天她一推窗，就看到窗前一株小槐树。小小的刺槐，默默记下了那三个夜

晚发生的故事：会议结束时，毛泽东与张闻天一起走出会场，“一脸的轻松”；担架上的王稼祥对警卫点头微笑；博古站在门口“低着头默不作声”；李德踩着大皮鞋一路无言……它不评判，只是生长——把那些低语、争辩、脚步与信念，一圈一圈，收进自己的年轮。

而今，当年的小槐树已经高逾10米，枝干粗壮，树冠如盖。春日槐花飘香，夏日浓荫匝地——成了那次历史性会议唯一活着的见证者。

“群龙得首自腾翔，路线精通走一行。左右偏差能纠正，天空无限任飞扬。”这是朱德写下的诗作《遵义会议》。

随着毛泽东重掌红军指挥权，曾经命悬一线的红色队伍，如同那个早到的春天一样，突然生机勃勃。四渡赤水，虚指贵阳，威逼昆明，巧渡金沙……待到遵义城里的刺槐开得正热烈时，红军已把国民党军队40万追兵远远甩在身后，度过了长征中最危险的一段日子。

一棵槐树春风吐蕊，一支军队绝地重生，一个民族生机萌发。历史于此，与自然节律悄然共鸣。

红军北上，树留了下来。后来，刺槐根旁自然萌发出新枝，越长越高，越来越粗。久而久之，它与老干各自伸展，指向苍穹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“V”字。

我第一次站在树下，仰头看了许久，才看清这个形状——不是人定，而是天成。时光仿佛有意，让胜利的形状，从根里长出来。

遵义会议会址，每一天都游人如织。人们伫立树下，学着树的样子，伸出手臂，与“V”字合影。他们或许不知，这个手势所象征的含义，早在91年前就已刻进树的骨骼——那是红军走出绝境时张开的双臂，更是历史对“生路”最朴素的定义。

站在这个春天回望1935年春天，我愈发懂得了那个“早到的春天”的分量。那是中国共产党的“成人礼”。正如亲历过遵义会议的伍修权诗中所云：“娄山关前鏖战急，遵义城头赤帜竖。舵手一易齐桨橈，革命从此上新途。”

风传花信，雨濯春尘。这棵见证了伟大转折的刺槐，年年如约开花，香气如故。

它不会说话，但它用粗壮的枝干回答：所有的弯路，都是直路的一部分；所有的分歧，都是共识的必经之路。真正的胜利，不只是消灭多少敌人，更是在至暗时刻，依然相信光明；不是避开了多少绝境，而是于绝境之中，种下希望。

一春又一春，它把近百年风雨长成了自己的筋骨，长成了一个民族对“胜利”最朴素的想象——

向上，再向上；  
沉默，却有力量。  
这棵树，不需要名字——它站在遵义，就是“胜利”。

## 军营纪事

初春，南国轻柔的风，拂过导弹战车的钢甲，仿佛轻拍亲密的战友。在火箭军“常规导弹第一旅”采访的日子里，我们辗转于营区与演训场，感受着号手对战车的深厚感情。那些轻拍舱壁的温度、俯身检修的专注、谈及战车眼里跃动的神采，无不流露着官兵对装备的深情。在这里，每一辆战车都早已与驾驶它的号手融为一体，铸成不可分割的战斗生命体。

### 一

一级军士长邱国绪，中等个头、身形精干，走到哪儿都斜挎一个黑帆布挎包。那包带收得利落，包身稳稳贴在腰间。征得邱班长同意，我们打开了黑挎包，里面有两本磨了边角的笔记本，一张对折的A3图纸。纸上密密麻麻写满各种数字、符号，是邱国绪记下的战车使用“秘笈”。翻开笔记本，字迹工整，详细记录着全旅每一辆导弹发射车的“体检”情况和保养时间节点。

“战车是我们并肩作战的伙伴，我格外珍惜、爱护它。”作为旅专业首席教员，邱国绪要求每个岗位都要遵守操作要领。小到电缆的盘整、键盘的敲击、按钮的触控……皆有其法度。“触控按钮要稳、准、轻、柔。”对装备，邱国绪心怀敬畏。他经常提醒大家：“如果操作不精准、不精细，不仅会缩短装备使用寿命，有时甚至还会带来麻烦。”

那年，邱国绪带领发射单元参加演训。模拟训练中，一个关键参数反复核对，始终对不上。“录入没问题，屏显显示也正常，问题到底在哪？”面对上级的询

## 记忆

从小我就对烽火台有特殊的感情。我们家住在燕山脚下一个小水环绕的小山村里。从我记事起，青灰色、犹如利剑般的烽火台就屹立在清雾浮漾的燕山顶上，直戳云天。无论是风刮雪打、电击雷轰，它总是那么庄严、肃穆，岿然不动。夏季，山村里飘起十里枣花香。我常常趴在石块垒的院墙上，用手支着下巴，仰脸远视。透过枣树伸出的枝枝杈杈，看着在一片迷蒙的青色中，矗立在葱茏山巅的烽火台，更显威严和神秘。

烽火台下，生长着一片片野生的牵牛花。微风拂过，花浪起伏，恰似缓缓燃烧的炭火，从山腰漫上峰头。每逢雨季，烽火台就被笼罩在蓝蒙蒙的烟雨里，变得模糊不清了。只有那烽火台的垛口，在迷蒙烟雨中依然显露出清晰的轮廓。

记得每逢阴雨天，爷爷就搬来蒲墩和我们一同坐在大门洞里，用手中的烟袋指着远处的烽火台，向我们讲起这样的传说——

从前，有个小伙子砍柴，突然看见山沟里藏着敌人。他本来能跑掉，却一口气冲上烽火台，点着了火。一道黑烟“呼”地冲上天，笔直笔直的。敌人追上来，他站在烽火台上大喊：“点着啦！乡亲们知道啦！”说完，看了一眼家乡，就跳了下去……乡亲们看见烟，抄起家伙冲上山，把敌人打跑了。后来人们都说，那小伙子的魂灵还在山顶守着，时刻准备着点燃那救命的烽火。

这个传说激励着幼小的我，也使我那对那高耸的烽火台和狼烟，平添了深深的敬慕。



## 描红

■ 韩钢

那个时候  
也许是那年的第一个清晨  
也许，是某个再寻常不过的日子  
回忆早已被海风吹走的时间  
已经不再重要了

# 号手战车两相知

■ 陈寿富 彭洪霞

问，负责录入的战友急得眼泪都掉下来了。“战场相信眼泪吗？战场只相信胜利！”邱国绪建议检查一下硬件。最终，当他们拆开键盘，发现相邻键位发生粘连，一个多余字母被悄然带入指令，而那个多带的字母没有在屏幕上显示出来。故障排除。正式演练当天，导弹呼啸升空。邱国绪和战友抱在一起，流下了热泪。后来，该旅参加火力试射，邱国绪带领发射单元圆满完成任。他兴奋地拍了拍发射车，说了一句：“兄弟，你真争气！”

当兵29年，从青涩新兵成长为技术尖兵，邱国绪的军旅生涯深深镌刻着战车的印记。“陪伴它的时间，比给谁的都多。”说起战车，邱国绪眼里藏着化不开的深情。这份情，是千百次磨合中形成的默契，是岁月相守里的情感连接，深沉且无可替代。

### 二

三级军士长张贺，2020年被火箭军评为“特驾尖兵”。这是驾驶员军旅生涯的高光时刻。然而刚开始，张贺和战车却有些“犯冲”——出任务必晕车，吐得天昏地暗。连长犯了难：“咱们是打仗的部队，这样不行。要不，你去学开车？”这一招果然灵。指导员调侃张贺说：“没想到治愈你的是方向盘。”

闯过晕车关，“路痴”又成了拦路虎。一次红蓝对抗演练，张贺驾驶发射车，紧跟着营长的小车右转。考官愕然：阵地明明在左！营长在对讲机里喊：“张贺！你是要到前面调头吗？”张贺这才恍然大悟，跑错了方向了，营长是去开会的。自此，他狠下功夫：实地踏勘、手绘地图、鸟瞰记忆路线，硬是摸索出了一条认路的法子。

闯过晕车关，又克服了“路痴”症，自

此，张贺与他的战车开启了驰骋疆场的征途。为锤炼多域作战能力，旅队转战南国丛林、大漠戈壁。张贺也随队驾车走过多种地形。他坦言开车最怕遇到“羊肠子道”：“几十公里一个大上坡，油门踩到底，眼看高温表到了红区，心里就开始紧张，接着又是一个长下坡加弯道，踩得制动都烫了……”可无论地形多复杂，张贺总能稳稳地把车开到阵地。张贺说，这得益于平日的千锤百炼。那年参加比武前夕，他驾车在长和宽只有几十米的场地上，每天开出50多公里的里程。时间一长，张贺握方向盘的手都磨出了血泡。

“你倾注多少真心，它便回报多少可靠。”去年，旅队远程机动参加训练。出发前，张贺在转向轴位置看到一滴油渍。庞大的一辆车上出现这微小异状，常人或许会忽略。张贺心头一紧：“上千公里机动，绝不能带着问题上路。”他和战友花了3天时间把整个半轴拆完，发现原来是轴承坏了，碎片割破了密封圈，油渗了出来。旅队表扬他检查细致、排除隐患。他抚摸着修好的战车说：“车是有生命的，它累了、不舒服了，我能感觉到。”

当兵19年，开车15年。张贺说：“时间长了，对车有很深的感情。有时心里憋闷，也会和发射车上两句。和它讲一讲，心里就舒服多了。”

### 三

一级上士孙勇勇，入伍14年荣立二等功1次、三等功3次。10多年间，他日复一日敲壁板听回声、查线路辨细微，把发射车养护得十分妥帖。孙勇勇总结：“这台战车稳当，关键时候不含糊。”

那年参加重大演习，他负责养护的战车被定为首发单元，由连长指挥。演习前，孙勇勇来到战车上，摩挲着操作面板，郑重嘱托：“跟着连长，好好干，争口气！”

# 北陲哨所

■ 李金明

建的，每年风雪季节，都会被吹倒；而且经常有人冻伤。后来，哨所建了新的瞭望塔，又高又大，还保暖；院落、工事也得到改善。

我很快喜欢上了哨所。又过了几年，我被送去军校学习。毕业后，我再次回到这里。哨所还在持续建设、改善：门前栽上了小树，开出了菜地，官兵养了一只听话的狼狗。每当看到围墙上遒劲有力的大字标语“扎根边疆、热爱边疆、建设边疆、保卫边疆”“誓做边疆的铁钉子”，我的心中就涌起一股力量。

那年中秋节前夕，不断有好消息传来。有人说，哨所要配备新装备。一天，一架直升机停落到哨所后面的草地上。大家很快从宿舍跑到院里。有人大声说，首长来慰问了！一行人在直升机扬起的灰尘中向我们大步走来。走在前面的是副司令员，也是一位老边防。他是我们哨所的第一代“创业人”。康连长迎上去给首长敬礼。因为距离远，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，估计是给首长汇报情况。

不一会儿，康连长跑来告诉我集合队伍。我吹响哨子，哨所官兵很快集合完毕。我立刻整理队伍，按照条令要求，跑去向首长报告。

首长还礼后，大步走到整齐的队列前。他站稳脚步，严肃地扫视了每一个人，一字一句地说：同志们，现在我宣布一项命令。我心里有点惊讶，我们这个基层单位，从来没有这么高级别的首长

## 黄继光铜像

■ 陈贵平

如果青铜有记忆  
它定会选择一种颜色  
带有火焰与硝烟的印记  
——这斑駁的纹路，不是锈  
而是一名21岁的战士  
张开双臂时，胸膛里的怒火  
他以前前扑的姿态屹立

每当我伫立在铜像前  
总会静静感受——  
比钢铁更坚硬的信仰  
让年轻战士以身体

仪表盘微光闪烁，似是应答。演习当日，首发命中。孙勇勇驾驶单一单元也圆满完成第二波次发射。任务结束，他第一时间奔向首发战车，拍着发射车称赞：“好样的！没给我丢脸！”14年相伴，他知道战车的状况，仿佛战车也懂他的期许。

从三尺机台话务员到高原发射尖兵，二级上士齐浩的每一次蜕变都有战车相伴。初转岗时面对复杂面板的迷茫，突破训练瓶颈时身上的淤青，都在战车的“陪伴”中消散。时间久了，她能从发动机运转声中分辨车况，从液压的轻响里感知到异常。前年高原演训，齐浩驾驶战车历经3轮对抗，最终拿下首发资格。点火的瞬间，战车剧烈震颤，却稳稳托举长剑腾飞，直刺苍穹。烟尘弥漫中，她俯身，额头轻抵发射车舱壁，无声胜胜千言。

发射车驾驶员郑锋，把对战车的深情藏在细碎的“约定”里。每次任务前，他都会钻进驾驶室，轻抚方向盘、仪表盘：“老伙计，这回还得靠你！”他在战车里反复操练岗位技能，戴着防毒面具一练就是几个小时。汗水湿透作训服，打湿座椅，他也不停歇。一次，营对抗演训中突遇“主战号手全部阵亡”特情。郑锋孤身驰援，手指在面板上飞快跳动，拧螺丝、接线路、输指令，精准利落。战车仿佛能读懂他的急迫，运转得格外顺畅。模拟发射成功时，他摘下防毒面具，看着远处的战车，眼神中闪着温情。

这些天的采访，我们听着号手与战车的故事，也感受到装备是有“生命”的。在该旅有一个延续多年的传统，为发射车授星。车身上的每一颗红星，都对应着一次成功发射。从首次凯旋的功勋战车，到如今的新装备，一颗颗红星串联起部队因战而生、向战强能的征程。号手们说：“发射车身上的红星，寄托着自己对装备的感情，也像是自己获得的奖章。”

前来宣布命令。

首长说：根据上级命令，哨所即将与另一处哨所合并。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呆呆地看着首长。全哨所的官兵也和我一样，都愣住了。接着，首长说，祖国和人民需要我们到新的岗位上去。

队列中，有个老兵大胆地问：我们去哪里？首长回答：你们连归队，回师部驻地。那是距离哨所几百里地的一个中等城市。

院里的小羊发出咩咩的叫声，我们种的大白菜在微风中发出浓郁的气味。炊事班老班长突然蹲在地上，号啕大哭起来。

首长顿了一下，和蔼地说：同志们，我在这个哨所执勤8年，对哨所充满感情，但是我们要服从命令，今后还有重要的任务赋予我们……

入夜，我在外面站了好久。望着中天皎洁的明月和闪耀的群星，我想起故乡的灯火和万家甜梦……蓦地，我回过头去，透过大树的枝枝杈杈，看到了高高矗立在夜色中的瞭望塔，心中不禁一热——它和我们家乡的烽火台多么像呵！

转眼间多年过去了，我还挂念着哨所和门前的那条大河。我问过老战友，他们说，那个地方好像已经开发为旅游景点了。我常想，游客是否知道边防军人在那里的坚守和奉献的青春。我又想，不知道也没有关系，军人的青春就是奉献给祖国和人民的。

守护身后壮阔的山河  
我深深地注视、凝望  
并轻轻触碰，英雄的臂膀  
一股滚烫的暖流，传遍全身  
一颗年轻的心，依然鲜活跳动

此刻，春风拂过铜像  
我听见  
誓言在训练场回响  
这个21岁的战士  
曾经替我们活过，另一种青春  
无数个我，站在这里仰望  
站成了他身后的钢铁长城  
替他擦拭枪膛，替他眺望远方  
每一次晚点名时，替他喊一声“到”  
我知道  
英雄从未远去  
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  
在我们年轻的血脉里  
继续冲锋



兵圣孙武子(雕塑)

郎 钺作



长征

第6688期